

【小说】

王阳明

一颗心的史诗

安林 之忠 锋 著

W A

世界
出版
社

【小说】

王阳明

一颗心的史诗

安之忠
林 锋 著

世界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阳明：一颗心的史诗 / 安之忠，林锋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012-3943-6

I. ①王… II. ①安…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6516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吴 捷
刘 喆
张 琨

书 名

王阳明：一颗心的史诗
Wang Yangming Yikexin de Shishi

作 者

安之忠 林 锋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1092毫米 1/16 19%印张

字 数

340千字

版次印次

2010年11月第一版 201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943-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部 成道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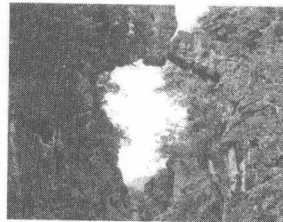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劫后余生	3
第二章 龙场结庐	17
第三章 潜心玩易	29
第四章 洞中参禅	43
第五章 雪夜悟道	58
第六章 君子何陋	70
第七章 灵博之会	85
第八章 龙岗论学	102
第九章 瘞旅悲歌	116
第十章 知行合一	129

下部 我心光明

第十一章 虎溪传道	149
第十二章 庐陵理政	174
第十三章 京师重逢	192
第十四章 第一等事	204
第十五章 龙潭乐处	218
第十六章 江西事功	231
第十七章 宁藩之乱	250
第十八章 致良知教	264
第十九章 弦歌诵读	281
第二十章 天泉证道	291

上部

【成道之路】



劫后余生

第一章

王阳明并不是真的醉了，但“醉”却是他这些天进入贵州境内以来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感觉。

斯时斯地，斯情斯景，没有人会不被这浓烈而甘醇的翠绿之酒，这天地山川的自然美酒所灌“醉”。

时节正是初春。人眼所至，到处是一丛一丛的绿，一片一片的绿，向远处望去，一座座的小山，宛如辽阔海洋中星星点点的浪头，千绿万绿，交织在一起，汇集成荡漾万顷的碧波绿海。

万绿丛中，缠绵轻柔的风儿又在无声无息地吹开着无数的花朵：大朵大朵的鲜艳花朵，尽情绽露生命的芳姿，初吐芳华，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更没有人们看惯了的羞涩和娇弱。一切都是袒露无遗，以真本色示人的。蜂来蝶往，也都那么地自然而然。

山坡上是野性而纯真的山花，山谷里是汨汨流淌的河水。那水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山泉，不是人们习惯意义上的河水，而居然都是蓝的。仿佛有高妙的画家不小心在山中作画，将蓝色的颜料倾入了水中。于是一条条的河水变成了蓝色的玉带，从山涧里流出，沿着道路旁边蜿蜒伸向远方。

骑马行走，在那样的年代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在这里，骑马反而成为最不协调的一件事情。

最好的行走方式是在一条小船上，或者就在一排随便捆扎起来的竹排上。一个身着当地多彩服装的当地人，在前面给你慢悠悠地撑着竹篙。

人在画中走，船在水中游。

而单单是寂寞地行走，同样也不能尽兴。总有一些说不出的意象在眼前闪动，这时候，从心底，就会有某个旋律在跳动，有时候就会从喉咙中直冲出来。于是，可能是一连串的“吆喝”声，也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通常这声音会在对岸传来回响，而更多的则是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歌声。

那歌声是从河中的小船上，从岸边的竹林里，从山坡上的茶园中传出来，歌词含义不详，但歌声优美动听。

几千年来，几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着。他们从来不知道外面有怎样一个世界，也不想知道。

他们当然也不介意自己平静的生活被外人打扰。只不过所有的打扰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复归宁静。

拿像王阳明这样的外地人来说，他们虽然见得不多，不过他们并不会过多地去问他外面的情况。

他们也只有在被问起的时候，才说一些当地的事情。可惜语言半通不通，交流也就失去了意义。

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当地人默默地划着船，偶尔喊上几嗓子。王阳明等人则或倚或躺，默默地想着各自的心事。

“北京那边，现在怎么样呢？”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么如诗如画的景色，王阳明在浓浓的醉意中，思绪却飘到了遥远的北方……

他们是去年的这个时节从北京离开的。那时候，北京正是黄沙漫天，又冷又硬的风如鞭子一样抽过来，无数细小的沙粒撞击在人的脸上，连唇齿间也灌满了，整个天空都是一片迷蒙的黄色。走在路上、外面固然不消说，就是躲在家里，那沙土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案上、地上也很快铺上了厚厚的一层。如果赶上肆虐的年月，一夜的狂风刮下来，早晨醒来掀开被子，简直发现自己要被埋在黄沙下面一样。

这就是北京的春天，令人烦恼而无奈的春天。虽然王阳明从十一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入京，在那里长到十七岁；后来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十年间又有七八年之久淹留北京，应该说对于北京的生活很熟悉了。但是，北方这种要命的天气和北京所独有的春季风沙，却还是令他难以适应。

而更令王阳明难以适应的，是北京那种天子脚下的官场浊气和大明王朝至于

今日的沉沉暮气。北京以其在中国地理环境中的要害位置，自建城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自辽、金以来，北京始终被从北方崛起的少数民族作为南控中原、以争天下的屏障。至于到了蒙古人手里，北京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经过忽必烈集蒙古帝国境内无数聪明智慧之士的建筑施工，一跃而成为名震天下的大都。后来元朝覆灭，朱元璋崛起，一说他有意鄙视夷族而选择了建都金陵，但他的儿子朱棣就意识到，这在战略上是行不通的。结果，朱棣即位后就重新选择北京，并且再次对北京进行了扩建和重修，从此北京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就确立下来，延续至今。

在北京王阳明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几年，却始终不能融入所谓的“京味儿”文化。不是他不懂得这里面的种种玄妙和细微之处，而是他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有一类人，对于家国大事和天下安危，可以那么毫不在乎，可以终日放在嘴边信口由之，评头论足，却并不肯去做一些实在的事情：书是不肯怎么去读的，因为下不了那苦功夫；官也是不肯怎么去做的，因为他们认为再怎么也是人家的奴才一个。他们似乎只是愿意茫然地活着，混混沌沌地做个小老百姓，在平庸和琐碎中了此一生。也许他们见识得太多，也许他们看得太过透彻，总之在北京这个地方呆久了，再有激情、再有抱负的人也很快被他们熏染乃至同化，渐渐对什么事情都抱着一种无所谓的心态，提不起什么兴趣来。即便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一阵骚乱过后，也不过依旧循着原来的老路：做皇帝的依旧端坐在高高的金銮殿上，做奴才的依旧围绕着一个一成不变的中心去忙这忙那。他们只要知道那里有一个皇帝，其他的什么都不关心。

可是王阳明却不是这样一个甘于随波逐流的人。他从小就有着自己明确的理想和抱负：要成为一个惊天动地的人物，想要有一番作为，也就是说，他要做一个伟人。至于做一个什么方面的伟人，他直到现在还在探索之中。比如他曾经要立志做将军，甚至还梦中得到过东汉那位“马革裹尸”的马伏波将军传授；他后来又立志要当一名圣贤，要做颜回、孟子一类的圣贤；又后来，他又潜心学道，要做晋朝的许逊一类的天师。不管哪一类的梦想，他都认真地去为之付出过、奋斗过。他的理想又是那么的高远，连他的父亲高中状元，在世人眼中是一等一令人羡慕的了，他却毫不稀罕。

就是这么一个一心垂名青史、书之竹帛的王阳明，在北京的十多年岁月里却没有能够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地方。北京当然是一座大城市，比他的家乡浙江余姚要大得太多了，可是他却常油然而生归乡之情。他怀念那里的青山绿水，怀念

人在山水天地间那种的逍遥自在和无拘无束。他的家族又是生性亲近自然的：从他的远祖“秘湖渔隐”一直到高祖“遁石翁”、曾祖“槐里子”、祖父“竹轩先生”，一个个无不是亲近自然而远避俗世的清静闲士、隐逸高人。这种情结在家族里一脉相传，流淌在每一个子孙的血脉里。只有他的父亲“龙山先生”受状元声名之累，奔走朝廷。

在父亲的逼迫下，王阳明读了几年书，终于考取了进士。但在仕途上混迹了几年之后，他很快厌倦了这种言不由衷的虚伪生活。正好，当时旧皇驾崩，新皇登基，伴随新皇帝上来的大太监刘瑾专权，结成党朋“八虎”，横行朝中。很多官员因为看不惯他们的作为，纷纷上本，请皇帝立即诛杀“八虎”。结果那些本子都落到了刘瑾之手，于是那些官员自然而然都遭了陷害。而王阳明在明知不会有好结果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又上书为这些官员喊冤，请求皇帝主持公道，以正视听。结果也被刘瑾记恨，给予杖责，下监十余天后，假借圣旨做出了判决——

谪往贵州龙场驿，作驿丞！

对于这个结果，王阳明早有思想准备。作为一个朝廷官员，他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正直”的声名，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对父亲和家族都算有了一个交代。现在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逃离北京，去过自己逍遥山水的日子了。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除了那四十杖将他的屁股打得鲜血直流，其疼痛为平生首次经历。

那个叫做龙场驿的地方对他来说无疑太遥远了。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真的要那种地方去。从离开北京以后，他就在盘算着到什么地方去隐遁山林，从此一心一意专心修炼自己的神仙道行。

这么一路想，一路到了杭州。在杭州因为天气炎热，他的杖伤又发作了，结果一病两个月。

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察觉到，一路上尾随自己的人并没有离去。那两个人无疑是刘瑾派来的，这也是刘瑾的惯用手段：先找个罪名将你驱逐出北京，然后在路上派人将你结果，死无对证。从一个被人轻视的太监到成为权倾朝野的“八虎”之首，刘瑾深知自己能有今天得来不易，所以对于任何敢于反对他的人，他都非欲杀之而后快，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撼动他的地位。

王阳明如今也知道自己面临着生死大劫。不过他在杭州交游甚多，还有很多慕名来向他请教学问的弟子，想刘瑾派来的人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自己动

手，思量只要自己小心，不致遭了毒手。

偏偏这天，王阳明的杖伤又发作了，他身边只有一个妹婿徐爱在，于是请他去城中的药铺子帮忙拿药。

妹婿走后，天气炎热，王阳明头脑昏沉，打了一个盹。正在迷糊之际，忽然从门外闯进来两个身材高大、矮帽窄衫的大汉。

“王主事，某等奉主人之命，特来相邀！”

“你家主人是谁？在什么地方？”王阳明注意到二人的腰间都挂着刀，然而不敢以真面目见人，似官非官。

“主人就在外面。”

二人瓮声瓮气地催促着，似乎颇不耐烦。而王阳明并不敢确定，这二人就是跟踪自己南下，刘瑾派来的杀手，所以只好勉强起身，跟随二人来到庙外。

庙外浓荫蔽日，蝉声悠长，路上只有一两个行人。王阳明见并无人在这里等候，不觉停下了脚步。

“主人何在？”

“只在前面。”

二人口中说着，上来将王阳明夹在中间。王阳明此时已经知道不好，不过却苦无立即脱身之策。如果贸然地大声喊叫，只恐不但自己被杀，也会连累周围的人。他只能边思索边跟随二人前行。

又走一程，王阳明又问：“主人何在？”

那二人仍旧信口回答：“但前行便知，何须多问？”

眼见他二人将自己领着向偏僻的小路上行去，王阳明知道他们在选择动手的机会，于是又装病痛发作：

“啊呀，我有病在身，实在不能再向前走了！”

“主人就在前面不远，我二人扶先生很快便到！”

二人果然将王阳明一左一右用胳膊架了起来，几乎是在脚不点地向前奔走一般。幸而这时候，后面有两人呼喊着重追了上来。

“先生且留步！”

等他们停下来，那二人飞奔上前，却原来是两个当地的百姓，气喘吁吁追上来，壮着胆子说道：“我等二人乃胜果寺的邻居沈玉、殷计。素闻阳明先生乃当世贤人，平时不敢请见一面。刚才听说先生被挟持而去，特来相询，不知道这二人是什么人，要将先生带到什么地方去？”

“哼！”

不等王阳明开口，那两条大汉已经齐声冷笑，一齐将腰刀亮出来半截：“闲杂人少管官家之事！我等奉命来拿朝廷罪人，与尔等百姓无干！”

“这是何话？”眼见王阳明不发一言，二人便更断定其中可疑，于是不顾危险，大声质问：“先生获罪，天下共知，然而已经谪官发配，又为什么还要加上新的罪名呢？你们的主人究竟是谁，莫非想偷偷摸摸加害先生？”

那两条大汉词穷，害怕纠缠起来，引来更多人，于是不再多说，忽然一齐架起王阳明，发足狂奔。

“哪里走？”

在身后，沈玉和殷计两个人也真大胆，竟然不顾危险，一路上远远追在后面，前面慢他们也慢，前面急他们也急，虽然不能救王阳明，不过因为多了后面这两双眼睛，前面的人也不好公然下手。

就这么一路僵持着，从荒野之地又来到江边。其时天色渐黑，江面上片片船帆正驶回岸边，人多眼杂，于是那两个官差将王阳明带到了一处荒废的石室中。

等沈玉、殷计追至，那两个官差如实相告：“实不相瞒，我二人乃是奉主人刘公公的命令，来取王主事的人头的。你等二人与此不相牵连，可以速速离去。如果再不听劝告可就别怪我们连你二人一起杀了！”

“万万不可！”然而沈玉、殷计却一心要救王阳明，坚决地道，“先生乃当世大贤也！如此人才，不可以枉死在二位刀下！况且如果连我们一起杀了，势必会连累地方官府，一旦追究起来，真情必然泄露！你二人到时候无法向刘大人复命，也免不了一死！”

他们这番话，令两位官差也觉得忌惮，不知道怎么办好。于是，二人商量了一下，收起刀子，从王阳明的腰里解下来腰带，撕成几条，搓成了一根长长的绳索，就在窗上做了一个圈套。

“王主事，反正你今天难逃一死，不如自己缢死，我兄弟二人也好替你留一条全尸，如何？”

“哼！”不待王阳明说话，沈玉又大叫起来：“用刀子杀人和用绳子杀人，难道有什么分别吗？”

“那，你们说怎么办？”两位官差不耐烦了，又将刀子拔出来，“不杀此人，我兄弟二人也必被刘公公处死。不如先杀了你等，省得啰嗦——”

“且慢！”眼见事态危急，王阳明忽然有了一个主意，喝住二人：“你们也不

必这么为难，我有一个死法：等夜深人静之时，我自投江中，沉江而死。我既可以落得一个全尸，也不会连累大家。你们的命都可以保住了。”

“好吧，就依你所说。”两位官差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于是答应了他，重新将刀子收起来。

“现在距离夜深还有一段时间。”沈玉和殷计一商量，对两位官差道，“既然王公命尽今夜，不如现在我等去沽酒来饮，令王公醉酒之后，投江毙命，亦不觉矣！”

于是两个官差答应了，将王阳明锁在石屋中，四个人分作两组：沈玉和一个官差去沽酒，办理喝酒用具，殷计和另一个官差在门外把守。借此时机，王阳明还不忘吩咐：“我今夜必死，还请一人将来报知我家属，以收吾尸！”

“先生欲令我等报信，必须手笔亲书。我等沽酒之时，当向酒家借纸笔一用，先生请稍候！”

沈玉答应着，便和那个官差去了。这边，殷计和另外一个官差在门外站定，一左一右互相戒备。

片刻之后，沈玉和那个官差沽酒回来，将酒具菜肴一一摆下，又将纸笔递给王阳明。王阳明沉吟之时，沈玉早将满满一瓢酒递过来，泪水滂沱，哽咽着道：“我等无能，不能救得先生，唯有目睹先生赴死。虽然如此，请满饮此酒！先生去后，我等二人亦投江与先生同死矣！”

“你们大可不必！”王阳明一边接过酒来，一边安慰二人，“我得罪朝廷，死乃自寻。我尚不自悲，尔等又何来效仿女儿之哭！又何必徒自追随我赔上两条性命，令我九泉下不得安心矣！”

他将那一瓢酒一饮而尽，然后铺开纸，挥笔立就《绝命诗》两首：

其一

学道无成岁月虚，
天乎至此欲何如。
生曾许国惭无补，
死不忘亲恨有余。
自信孤忠悬日月，
岂论遗骨葬江鱼。
百年臣子悲何极，
日夜潮声泣子胥。

其二

敢将世道一身担，
愿被生刑万死甘。
满腹文章宁有用，
百年臣子独无惭。
涓流裨海今真见，
片雪填沟旧齿谈。
替代衣冠谁上品，
状元门第好奇男。

当下，王阳明口中吟哦，手中挥笔，不一会儿就写完了这两首《绝命诗》，又在后面写道：

“阳明已入水，沈玉、殷计报。”

他将这篇文字交给沈玉后，又与两人频频对饮，潇洒之极。那两个官差也喝了不少酒，不觉已经夜深。

后来，酒已全干，于是那两个官差催促王阳明：“时候不早了，请早些投水赴死，我兄弟也好早回去交差。”

“多谢两位开恩，容某延迟这半日，且许以全尸而死，只可惜此恩无法报答矣！”王阳明死难临头，居然还不忘记感谢二人。他又一再嘱咐沈、殷二人：“必报我家，当面呈送吾之手笔！”

他就这么告别了二人，在两位官差的看押下，径直在星光下向着江边走过去。目睹他上了江滩，接近水边，沈玉、殷计二人束手无策，唯有哭泣垂泪而已。

夜色昏暗，江滩之上，泥泞难行。江面上冷风吹来，那两个官差也不觉打了个寒噤。他们都喝了很多酒，脚下摇晃不稳，如果一个失足，弄不好就要和王阳明一道到江里面去喂鱼了。

“喂，就在这里站住吧！”

他二人停下了脚步，借着月光，只见王阳明一个黑影，渐渐模糊。远远地，只听“扑通”一声巨响，那黑影消失不见了。等候良久，再不闻一声响。

“走，过去看看！”

二人终究觉得不放心，于是挣扎着上前去。只见在江滩上，有王阳明云履一双，而在近处水面上，尚漂浮着他此前戴在头上的顶巾。

“看来王主事已经死了，不然将这二物拿回去交差。”

他们取了二物，正欲离开，沈玉和殷计也赶到了，对二人道：“你等可留下一物作为证物，明早使人发现，当知先生堕水身亡。消息传至京都，也可以证实你二人所言属实。”

“言之有理。”

于是，两位官差丢下云履，只取了顶巾，从江滩回到岸上，连夜离开了。而沈玉和殷计抱着一线渺茫的希望，一直在江滩上走了很远，也没有找到什么。这么等到天亮，胜果寺寻找王阳明的人也赶到了。众人都不见王阳明的尸体，于是只好到官府报了官。王阳明的弟弟王守文其时正在杭州，接了兄长的《绝命诗》及证实那云履乃兄所有，当即就昏死了过去。醒来后，又大哭失声。

于是，很快人们都知道了：王阳明在杭州失足落水而死！消息由其弟传回家中，合家满门无不恸哭！

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王阳明的精心设计。他先算准了江滩是个绝地，两位官差必然会麻痹大意！又算准他们在喝了太多的酒以后，一定不会跟随自己到江滩涉险！于是他独自一人来到江滩尽头处，就在那里脱下云履，整整齐齐地摆好；又将顶巾摘下来，丢入水中。然后，他搬起一块大石头，用力投入水中，发出一声巨响，造成自己已经投水假象。他自己则趁着黑暗，憋一口气潜入水中，从水下潜行到远处，躲在一块礁石后面。虽然后来听到沈玉、殷计呼喊之声，却不敢出来。

等二人行远，他才从礁石后面出来，光着脚沿江岸的浅水摸黑前行。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后来天色放亮，恰好有一只小船早早出来，王阳明就上了船，请求对方载自己离开。看他光脚甚为可怜，那人不但不要他的船资，还赠送了他一双旧草鞋。

从这天起，王阳明隐姓埋名，一路上行踪飘忽不定，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前进方向。有时候随船一漂就是几天几夜。

他这么做也是早下了决心的。借助在杭州的“假死”，他从此决意和那个尘世的王阳明告别，他要找一座人迹罕至的深山，正式开始自己的修行。

他当然也知道，如果接到自己的死讯，他的家人会如何难过：尤其父亲虽然一直对这个儿子不满意，但毕竟对他寄予厚望，知道他虽然狂放不羁，然而只要导上正途，将来成就一定不可限量。

家人的悲痛可以想象，但那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他们会很快忘记他，而他

则可以从此在山中逍遥避世。

这天，王阳明在一个地方上了岸，询问之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福建的武夷山下。正欲进山，却被巡逻的官兵发现，以其形迹可疑，将他拘了起来。

“实不相瞒，我非别人，乃兵部主事王守仁也。”王阳明坦坦荡荡，倒也并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因得罪朝廷，受到杖责，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因自念罪重，途中行至杭州，欲投江自尽。不料，沉于钱塘江中，甫一入水，即遇一怪物，鱼身人首，自称巡江使者，奉龙王之命，特来接某。到了龙宫以后，龙王亲自出来，降阶迎接，以贵宾之礼相迎，言我命不当死，来日前程尚远。于是款待以酒食，又遣使者送我出来，扁舟一叶，伴以狂风，一夜而至此矣！”

他这一番说辞，神乎其术，听得那官兵疑惑不已，于是只好将他暂时安排在一家酒店里住下，款以酒食，一边派人去报告上司。

黄昏时分，酒店里人声嘈杂。王阳明寻了一个机会，便悄悄溜了出来，出了城以后，径入山中。

这时候已经天色渐黑，王阳明在山里一通奔走，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后来，终于发现了一座建筑，隐约闪出几点灯火，于是他连忙上去叩门求宿：

“迷路之人，特请在此借住一宿。”

“请原谅，我道观中有规矩：概不留夜客过宿。”里面有人隔着门回答，“从这里向前一里地有废庙一座，客人请自去便了！”

王阳明无奈，只能继续向前。行了里许，果然在月光下见一座破庙，门窗已经坍塌，不过进到里面，尚有殿堂佛像之下可以安身。于是王阳明就钻进去，因为走得疲惫，很快睡了过去。

这一夜，外面虎啸连连，似乎有很多凶恶的动物在走来走去，然而始终没有敢进来惊扰王阳明的。

第二天，前面道观中有人听见昨夜的虎啸，以为王阳明被老虎吃了。然而来到这里，却见王阳明正在佛像下酣睡，鼾声如雷。不觉大惊，上来将他摇醒，问道：

“这位先生莫非神仙，否则为什么安睡虎穴而毫发无伤？”

“你们说什么？”王阳明揉着惺忪的睡眼问道，“虎穴在哪里？”

“你所睡的这个地方就是啊！”

当下，他们将王阳明请回了道观中，为他准备了一些点心。用过饭后，王阳明闲来无事，便在这道观中溜达。

刚步入后院，迎面听得一阵吟哦声传来：

二十年前已识君，
今来消息我先闻。
君将性命轻毫发，
谁把纲常重一分。
寰海已知夸令德，
皇天终不丧斯文。
英雄自古多磨折，
好拂青萍建大功。

“咦，这不是在说我吗？”王阳明极有慧根的一个人，听了此诗，忽然心中一动，连忙加紧脚步，走入后殿，却见一个老道，正在那里蒲团上打坐。一见王阳明进来，老道睁开眼睛，哈哈一笑：

“守仁小友，久违了！”

“啊呀，您……您不是无为道人吗？”

王阳明也认了出来。原来这个道人，是他十七岁在江西娶亲之日，在铁柱宫所偶然撞见的。因为当日听他宣讲道家秘术，王阳明甚至错过了和新婚妻子行“合卺”之礼，而一时在当地传为趣谈。

可令王阳明疑惑的是，当日这位无为道人，已经九十六岁高龄，如今又过了二十年，却依然神采如旧，仿佛岁月不曾在他脸上留下痕迹。他钦佩不已，连忙上前跪下：“仙师，请您答应收下我作弟子，从今以后，跟随仙师一起修行道术吧！”

“你得罪了刘瑾，险些被他害死，我已尽知。你欲从此潜隐避世，我也不阻拦你。可我只问你一句：万一有人将你不死的消息告诉刘瑾，到时候他迁怒、降罪于你的父亲，你将何以进退？”

“我……”

无为道者的这一问，正中王阳明心头要害。他沉吟了半晌，却想不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请仙师指点！”

“在你刚进来时，我不是已经给你点出了一条路？”老道笑着说，“出世用世，都只在一念之间，并无不同。然而如果亲人尚在，则这一缕血脉亲情，不可斩断。此人之本性，若弃此本性，而妄求得道，天下是没有这种道术的。所以，听